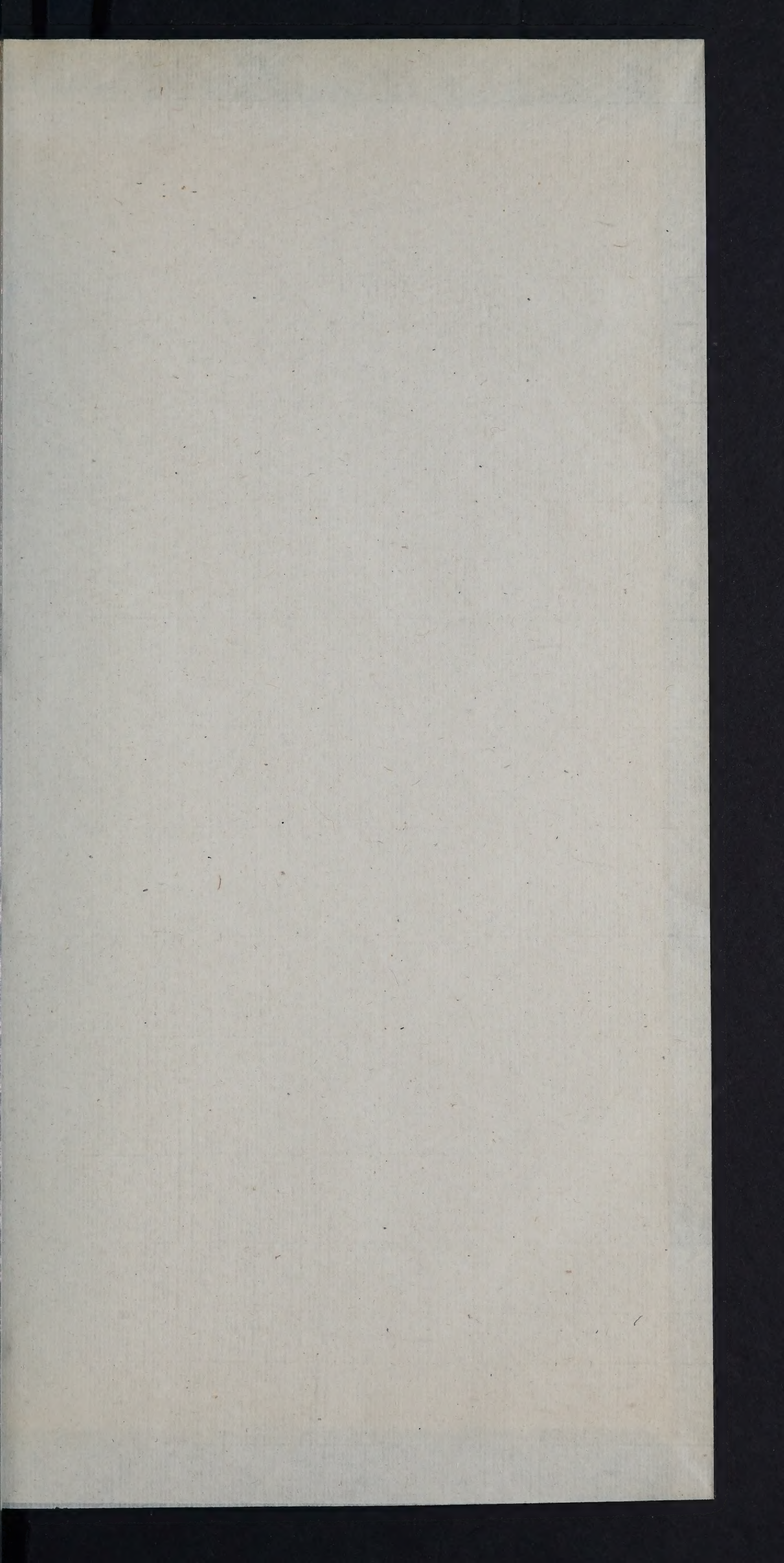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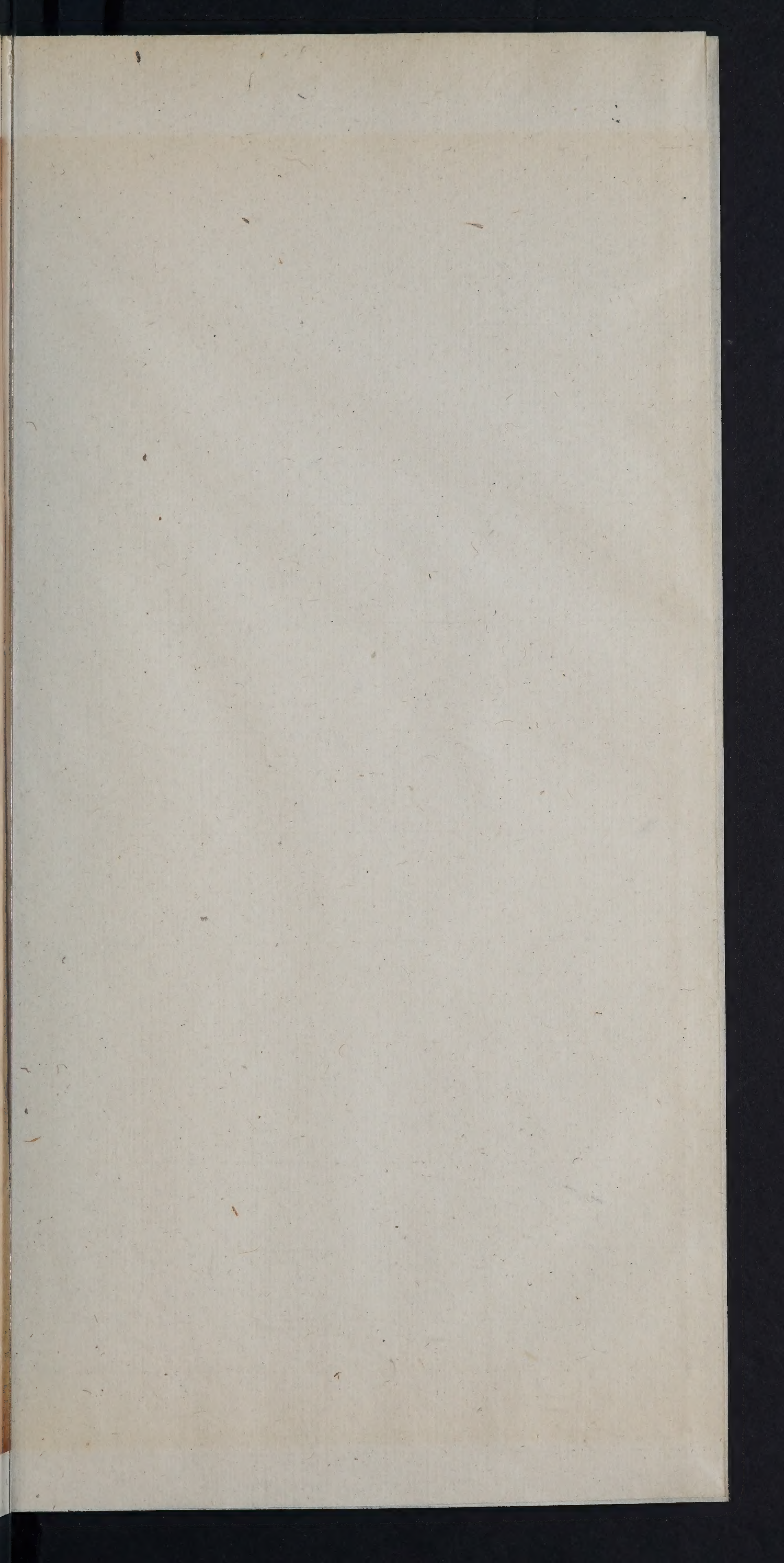








史拾遺聞

高士傳

被衣　王倪　齧缺
巢父　許由　善卷
子州支父　壤父　石户之農
蒲衣子　披裘公　江上丈人
小臣稷　弦高　商容
老子　庚桑楚　老萊子

林類　榮啟期　荷蕢
長沮桀溺　石門守　荷蓧丈人
陸通　魯参　顏回
原憲　漢陰丈人　壺丘子林
老商氏　列禦寇　莊周
段干木　東郭順子　公儀潛
顏斶　黔婁先生　陳仲子
漁父　安期生　河上丈人

樂成父	蓋公	四皓
黃石公	魯二徵士	田何
王生	摯峻	韓福
成公	安丘望之	宋勝之
張仲蔚	彭城老父	韓順
鄭樸	李弘	向長
閔貢	王霸	嚴光
牛牢	東海隱者	梁鴻

高恢　臺佟　韓康

丘訢　矯慎　任棠

摯恂　法真　漢濱老父

徐穉　夏馥　郭太

申屠蟠　袁閎　姜肱

管寧　鄭玄　任安

龐公　姜岐　荀靖

胡昭　焦先

高士傳終

晉 皇甫謐著 明 吳弘基 郎斗金 仝閱

高士傳序

孔子稱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洪崖先生。劉高道於上皇之代。許由善卷。不降節於唐虞之朝。是以易有束帛之義。禮有玄纁之制。詩人發白駒之歌。春秋顯子臧之節。明堂月令。以季春聘名士禮

賢者然則高讓之士王政所先厲濁激貪之務也史班之載多所闕畧梁鴻頌逸民蘇順科高士或錄屈節雜而不紀又近取秦漢不及遠古夫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稱其德而贊其事哉謐采古今八代之士身不屈於王公名不耗於終始自堯至魏凡九十餘人雖執節若夷齊去就若兩龔皆不錄也皇甫謐撰

被衣

被衣者堯時人也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王倪

鍾惺曰。理更玄廓。

王倪者。堯時賢人也。師被衣。齧缺又學於王倪。問道焉。齧缺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且甘帶。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以爲雌。麋

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

齧缺

齧缺者堯時人也許由師事齧缺堯問於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缺之爲人也聰明睿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絯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

以配天乎。

巢父

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山居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時人號曰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若非吾友也。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淸冷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向、聞、貪言負吾。之友矣遂去。終身不相見。

許由

許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據義履方邪席不坐邪膳不食後隱於沛澤之中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矣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

陳仁錫曰
足令處士

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不受而逃去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耶曰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由於是遁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經天下色堯又召爲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于潁水濱時其友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爲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

寒心。

欲聞求其名。譽汚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許由沒葬箕山之巔。亦名許由山。在陽城之南十餘里。堯因就其墓號曰箕山公神。以配食五岳。世世奉祀至今不絶也。

善卷

善卷者古之賢人也。堯聞得道。乃北面師之。及堯受終之後。舜又以天下讓卷。卷曰昔唐氏之有天下。不教而民從之。不賞而民勸之。天下均平。百姓安靜不

孫鑛曰此亦自了漢矣前論頗高逸

知怨不知喜今子盛為衣裳之服以眩民目繁調五音之聲以亂民耳丕作皇韶之樂以愚民心天下之亂從此始矣吾雖為之其何益乎予立于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絺葛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閒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去入深山莫知其處

子州支父

吳弘基曰可爲運天下一身之喩

子州支父者堯時人也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舜又讓之亦對之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壤父

壤父者堯時人也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壤父年八十餘而擊壤于道中觀者曰大哉帝之德也

唐順之曰
天德不德

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
帝何德於我哉

石戶之農

石戶之農不知何許人也與舜為友舜以天下讓之
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
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蒲衣子

蒲衣子者舜時賢人也年八歲而舜師之齧缺問于

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也。後舜讓天下於蒲衣子。蒲衣子不受而去。莫知所終。

披裘公

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有遺金。顧

披裘公曰取彼金公投鎌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處之高而視人之卑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哉季子大驚既謝而問姓名公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名也

桉貧士贊曰札也行國公遘中逵食薪力負冬裘夏披黃金可捨素操豈移秘名勿示佇覽莫追

江上丈人

江上丈人者楚人也楚平王以費無忌之讒殺伍奢



奢子員亡將奔吳至江上欲渡無舟而楚人購員甚急自恐不脫見丈人得渡因解所佩劍以與丈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不受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爵執珪金千鎰吾尚不取何用劍為不受而別莫知其誰員至吳爲相求丈人不能得每食輒祭之曰名可得聞而不可得見其唯江上丈人乎

小臣稷

小臣稷者齊人也抗厲希古桓公凡三往而不得見

公笑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則無以助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則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焉桓公以此能致士為五霸之長

弦高

弦高者鄭人也鄭穆公時高見鄭為秦晉所逼乃隱不仕為商人及晉文公之返國也與秦穆公伐鄭圍其都鄭人私與秦盟而晉師退秦又使大夫杞子等三人戍鄭居三年晉文公卒襄公初立秦穆公方強

鍾惺曰。此高士之有益人國者。

使百里西乞白乙師師襲鄭過周反滑鄭人不知時
高將市于周遇之謂其友蹇他曰師行數千里又數
經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無備也示以
知其情也必不敢進矣於是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
牛犒秦師且使人告鄭爲備杞子亡奔齊孟明等返
至都晉人要擊大破秦師鄭於是賴高而存鄭穆公
以存國之賞賞高而高辭曰詐而得賞則鄭國之政
廢矣爲國而無信是敗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智者

不為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返。

商容

商容不知何許人也。有疾。老子曰。先生無遺教以告弟子乎。容曰。將語子過故鄉而下車。知之乎。老子曰。非謂不忘故耶。容曰。過喬木而趨。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敬老耶。容張口曰。吾舌存乎。曰存。曰吾齒存乎。曰亡。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剛亡而弱存乎。容曰。嘻。天下事盡矣。

老子李耳

老子李耳字伯陽陳人也生於殷時爲周柱下史好養精氣貴接而不施轉爲守藏史積八十餘年史記云二百餘年時稱爲隱君子謚曰聃仲尼至周見老子知其聖人乃師之後周德衰乃乘青牛車去入大秦過西關關令尹喜望氣先知焉乃物色遮候之已而老子果至乃強使著書作道德經五千餘言爲道家之宗以其年老故號其書爲老子

庚桑楚

庚桑楚者楚人也老聃弟子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

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于老聃之言

老萊子

老萊子者楚人也當時世亂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莞葭為牆蓬蒿為室枝木為牀蓍艾為席飲水食菽墾山播種人或言於楚王王於是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織畚王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老萊子曰諾王

去其妻樵還曰子許之乎老萊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棰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鈇鉞妾不能為人所制者妻投其畚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仲尼嘗聞其論而蹙然改容焉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人莫知其所終也

按貧士傳贊曰老萊鴻翼蒙中耕處草木遵遊水菽爰吹綠闈隙謨朱方偕底績毛食粒蹙容宣父

林類

林類者、魏人也、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隴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為樂、人皆有之、而

反以為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

榮啓期

按貧士傳云孔子聞其語爲之三日悲焉

榮啓期者不知何許人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遊於泰山見而問之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得爲人矣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居常以待終何不樂也

按貧士傳賛云啓期至素拒外抱中以𢾗舒詠因

服表裹志揚舜絃詞慨尼聰三樂罔讒一丘周窮

荷蕢 言載論語

長沮桀溺 言載論語

石門守 言載論語

荷蓧丈人 言載論語

陸通

陸通字接輿楚人也好養性躬耕以爲食楚昭王時通見楚政無常乃佯狂不仕故時人謂之楚狂孔子

適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郤曲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孔子下車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楚王聞

陸通賢遣使者持金百鎰車馬二駟往聘通曰王請先生治江南通笑而不應使者去妻從市来曰先生少而爲義豈老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妾聞義士非禮不動妾事先生躬耕以自食親織以爲衣食飽衣暖其樂自足矣不如去之於是夫負釜甑妻戴紝器變名易姓游諸名山俗傳以爲仙云

曾參

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也不仕而遊居於衛縕袍無

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縱而歌。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魯哀公賢之。致邑焉。參辭不受。曰吾聞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不我驕。我豈無畏乎。終不受。後卒于魯。

顏回

顏回。字子淵。魯人也。孔子弟子。貧而樂道。退居陋巷。曲肱而寢。孔子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回對曰。

鍾惺曰二人皆寫冰炭如畫

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圃十畝足以爲絲麻鼓宮商之音足以自娛習所聞於夫子足以自樂回何仕焉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也

原憲

原憲字子思宋人也孔子弟子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彈琴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

窮閻巷不容軒來見原憲原憲韋冠縰屣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子貢逡巡而有慚色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按貧士傳曰仲尼三弟子蓋顏回曾參原憲也贊曰素王樂天水飲蔬飯道鑄三賢器同一範乃回

變化、乃參關貫、彼不受命、曷知貧憲、

漢陰丈人

漢陰丈人者、楚人也。子貢適楚、過漢陰、見丈人爲圃、入井抱甕而灌、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機於此、後從前輕、挈水若抽、其名爲槹、用力寡而見功多、丈人作色而笑曰、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于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

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愕然慙俯而不對有間丈人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丈人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智獨絃歌吟賣名聲於天下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勿妨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項項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

壺丘子林

壺丘子林者鄭人也道德甚優列禦寇師事之初禦寇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

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壺丘子曰禦冦之游固與人同而曰固與人異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自以爲不知游。將終身不出。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

老商氏

老商氏者不知何許人也列禦寇師焉兼友伯高子而進于其道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閒請蘄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爲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

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觧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老商如一引吾竝席而坐令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履虛乘風其可得乎

列禦寇

列禦冦者鄭人也隱居不仕鄭穆公時子陽爲相專任刑法列禦冦乃絕迹窮巷面有飢色或告子陽曰列禦冦葢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

湯顯祖曰列子之妻果鄙至矣視老萊陸通之妻不翅凡仙也

好士乎子陽聞而悟使官載粟數十乘而與之禦寇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之入見其妻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非命也哉禦寇笑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居一年鄭人殺子陽其黨皆死禦寇安然獨全終身不仕著書八篇言道家之意號曰列子

按貧士傳賛云鄭圃列子壺丘是依刑名山霽清謐如飢彼以人饋我以身辭永言窮巷世仰冲虚

莊周

莊周者宋之蒙人也少學老子為蒙縣漆園吏遂遺世自放不仕王公大人皆不得而器之楚威王使大夫以百金聘周周方釣於濮水之上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二千歲矣巾笥而藏之于廟堂之上此龜寧無為留骨而貴乎寧生曳尾塗中乎大夫曰

寍掉尾塗中耳。莊子曰往矣。吾方掉尾於塗中。或又以千金之幣迎周爲相。周曰子不見郊祭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太廟。欲爲孤豚。其可得乎。遂終身不仕。

按貧士傳贊曰莊生知樂、漆園曠逸、郊犧不爲塗龜自全、假粟監河、誇金三百、達言罕譬、秩有倫脊、

段干木

段干木者晉人也、少貧且賤、心志不遂、乃治清節、遊

西河師事卜子夏與田子方李克翟璜吳起等居于魏皆爲將唯干木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見就造其門段干木踰墻而避文侯文侯以客禮待之出過其廬而軾其僕問曰干木布衣也君軾其廬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賢者也不移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吾敢不軾乎干木先乎德寡人先乎勢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勢不若德貴財不若義高又請爲相不肯後卑己固請見與語文侯立倦不敢

息夫文侯名過齊桓公者。蓋能尊段干木敬卜子夏友田子方故也

東郭順子

東郭順子者魏人也。脩道守真。田子方師事之而爲魏文侯師友。侍坐於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耶。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耶。子方曰有。文侯曰子師誰耶。子方曰東郭順子也。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

鍾惺曰魏文好學高于列度、觀此言悟徹於詩非淺

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則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曰遠哉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智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爲我累耳

公儀潛

公儀潛者魯人也與子思爲友穆公因子思而致命

欲以爲相。子思曰公儀子此所以不至也。君若飢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飲水。伋亦願在下風。如以高官厚祿爲釣餌。而無信用之心。公儀子智若魯者可也。不爾則不踰君之庭。且臣不佞。又不能爲君操竿下釣。以傷守節之士。潛竟終身不出。

王斗

王斗者齊人也。脩道不仕。與顏歜並時。曾造齊宣王門。欲見宣王。宣王使謁者延斗入。斗曰斗趨見王爲

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謁者還報王曰先
生徐之寡人請從王趨而迎之於門曰寡人奉先君
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斗曰王之憂
國愛民不若王之愛尺縠也王曰何謂也斗曰王使
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
王治齊國非左右便辟則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
縠也王趨謝曰寡人有罪於國家矣於是擧士五人
任之以官齊國大治王斗之力也

顔斶

顔斶齊人也宣王見之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斶對曰夫斶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斶爲慕勢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壠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

千鎰。繇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
終曰。顔先生與寡人遊。食太牢。乘安車。妻子衣服麗
都。顔斶辭去。曰斶願得歸。晩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
無罪以當貴。清靜貞正以自虞。遂辭而去。

按貧士傳賛曰。斶居側邑。明權齊宣。侯師雖顯。山
玉。弗完。至道一陳。鄙邑言還。貞璞無頹。君子誦焉

黔婁先生

黔婁先生者。齊人也。脩身清節。不求進於諸侯。魯恭

公聞其賢遣使致禮賜粟三千鍾欲以為相辭不受齊王又禮之以黃金百斤聘為卿又不就著書四篇言道家之務號黔婁子終身不屈以壽終

陳仲子

陳仲子者齊人也其兄戴為齊卿食祿萬鍾仲子以為不義將妻子適楚居於陵自謂於陵仲子窮不苟求不義之食不食遭歲飢乏糧三日乃匍匐而食井上李實之蟲者三咽而能視身自織屨妻擘纑以易

衣食楚王聞其賢欲以爲相遣使持金百鎰至於陵聘仲子仲子入謂妻曰楚王欲以我爲相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意可乎妻曰夫子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於是出謝使者遂相與逃去爲人灌園

漁父

漁父者楚人也楚亂乃匿名隱釣於江濱楚項襄王時屈原爲三閭大夫名顯於諸侯爲上官靳尚所譖王怒放之江濱被髮行吟於澤畔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於斯原曰舉世混濁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不凝滯於萬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揚其波汩其泥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歠其釃何故懷瑾握瑜自令放爲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

之水濁可以濯吾足遂去深山自閉匿人莫知焉

安期生

安期生者瑯琊人也受學河上丈人賣藥海邊老而不仕時人謂之千歲公秦始皇東遊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直數千萬出置阜鄉亭而去爲書赤玉舄爲報曰書與始皇曰後數十年求我於蓬萊山下及秦敗安期生與其友蒯通交往項羽欲封之卒不肯受

河上丈人

河上丈人者不知何國人也明老子之術自匿姓名居河之湄著老子章句故世號曰河上丈人當戰國之末諸侯交爭馳說之士咸以權勢相傾唯丈人隱身脩道老而不虧傳業於安期生爲道家之宗焉

樂臣公

樂臣公者宋人也其先宋公族其後別從趙其族樂毅顯名於諸侯而臣公獨好黄老恬靜不仕及趙爲秦昭王滅臣公東之齊以老子顯名齊人尊之號稱

賢師趙人田叔等皆尊事焉

蓋公

蓋公者齊之膠西人也明老子師事樂臣公漢之起齊人爭往於世主唯蓋公獨適居不仕及漢定天下曹參爲齊丞相盡延問長老諸生以百數何以治齊人人各殊參不知所從聞蓋公善治黃老乃使人厚幣聘之公爲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遂推此類爲參具言之參悅乃避正堂舍之師事之齊果大治及

參入相漢導蓋公之道故天下歌之蓋公雖爲參師
然未嘗仕以壽終

四皓

四皓者皆河內軹人也或在汲一曰東園公二曰甪
里先生三曰綺里季四曰夏黃公皆脩道潔己非義
不動秦始皇時見秦政虐乃退入藍田山而作歌曰
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
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

賤之肆志乃共入商雒隱地肺山以待天下定及秦敗漢高聞而徵之不至深自匿終南山不能屈己

黄石公

黄石公者下邳人也遭秦亂自隱姓名時人莫知者初張良易姓爲長自匿下邳步游沂水圯上與黄石公相遇未謁黄石公故墜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取履良素不知詐愕然欲毆之爲其老人也強忍下取履因跪進焉公以足受笑而去良殊驚公行里所還

謂良曰孺子可教也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愈怪
之復跪曰諾五日平旦良往公怒曰與老人期何後
也後五日早會良鷄鳴往公又先在復怒曰何後也
後五日早會良夜半往有頃公亦至喜曰當如是乃
出一編書與良曰讀是則爲王者師矣後十三年孺
子見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不見良旦視
其書乃是太公兵法良異之因誦習以說他人皆不
能用後與沛公遇於陳留沛公用其言輒有功後十

吳弘基曰二徵士者禮樂有本領綿蕝足以遺譏也

三年從高祖過濟北穀城山下得黃石良乃寶祠之及良死與石并葬焉

魯二徵士

魯二徵士者皆魯人也高祖定天下即皇帝位博士叔孫通白徵魯諸儒三十餘人欲定漢儀禮二士獨不肯行罵通曰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而欲起禮樂禮樂所繇起百年之德而後可舉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通不

髮致而去。

田何

田何字子莊齊人也自孔子授易五傳至何及秦禁學以易爲卜筮之書獨不禁故何傳之不絕漢興田何以齊諸田徙杜陵號曰杜田生以易受學于東武王同子仲洛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等皆顯當世惠帝時何年老家貧守道不仕帝親幸其廬以受業終爲易者宗。

王生

王生者。漢文景時人也。善爲黃老。退居不仕。與南陽張釋之交。當時釋之爲公車令。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劾奏太子梁王不敬。文帝善之。遷至廷尉。及文帝崩。太子代立爲帝。是謂景帝。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乃見上謝之。景帝不過也。王生嘗與釋之及公卿召會庭中立。王生韈解。顧謂釋之。爲我結

韈釋之前跪而繫之既退或讓生曰獨柰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繫韈乎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繫韈欲以重之諸公聞之皆賢王生而重張廷尉

摯峻

摯峻字伯陵京兆長安人也少治清節與太史令司馬遷交好峻獨退身脩德隱於岍山遷既親貴乃以書勸峻進曰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

次立言其次立功伏惟伯陵材能絶人高尚其志以善厥身氷清玉潔不以細行荷累其名固已貴矣然未盡太上之所繇也願先生少致意焉峻報書曰峻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恡去於身利不可以虗受名不可以苟得漢興以來帝王之道於斯始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屛亦其時也周易大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偃仰從容以遊餘齒耶峻之守節不移如此遷居太史官爲李陵遊說下腐刑果以

悔悋被屏峻遂高尚不仕卒于阱阡人立祠號曰阡居士世奉祀之不絶

韓福

韓福者涿人也以行義修潔著名昭帝時將軍霍光秉政表顯義士郡國修奏行狀天子謂福等五人行義最高以德行徵至京兆病不得進元鳳元年詔策曰朕愍勞福以官職之事賜帛五十疋遣歸其務脩孝悌以教鄉里福歸終身不仕卒于家

成公

成公成帝時人、自隱姓名、常誦經。不交世利。時人號曰成。公。成帝出遊、問之。成公不屈節、上曰、朕能富貴人、能殺人、子何逆朕、成公曰、陛下能貴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祿。陛下能殺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上不能折、使郎二人就受政事十二篇、

安丘望之

安丘望之者京兆長陵人也少治老子經恬靜不求進官號曰安丘丈人成帝聞欲見之望之辭不肯見上以其道德深重常宗師焉望之不以見敬為高愈自損退爲巫醫於民間著老子章句故老氏有安丘之學扶風耿況王汲等皆師事之從受老子終身不仕道家宗焉

宋滕之

宋滕之者南陽安衆人也少孤年五歲失父母家于

穀城縣中孝慕甚篤縣中化之少長有禮勝之每行見老人擔負輒以身代之獵得禽獸嘗分肉與有親者貧依姊居數歲乃至長安受易通明以信義見稱從兄褒為東平內史遣使召之勝之曰衆人所樂者非勝之願也乃去遊太原從郇越牧羊以琴書自娛丞相孔光聞而就太原辟之不至元始三年病卒于太原

張仲蔚

張仲蔚者平陵人也與同郡魏景卿俱脩道德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沒人閉門養性不治榮名時人莫識唯劉龔知之

按貧士傳贊曰仲蔚削智繕世自陶玄珠則保浮名弗饕衆祿唯何惟蓬與蒿獨彼劉魏雅素締交

嚴尊

嚴尊字君平蜀人也隱居不仕常賣卜于城都市日得百錢以自給卜訖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為事楊雄

少從之遊屢稱其德李強爲益州牧喜曰吾得君平爲從事足矣雄曰君可備禮與相見其人不可屈也王鳳請交不許蜀有富人羅冲者問君平曰君何以不仕君平曰無以自發冲爲君平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乃云有餘不亦謬乎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爲業不下牀而錢自至猶餘

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邪冲大慙君平嘆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故不仕也時人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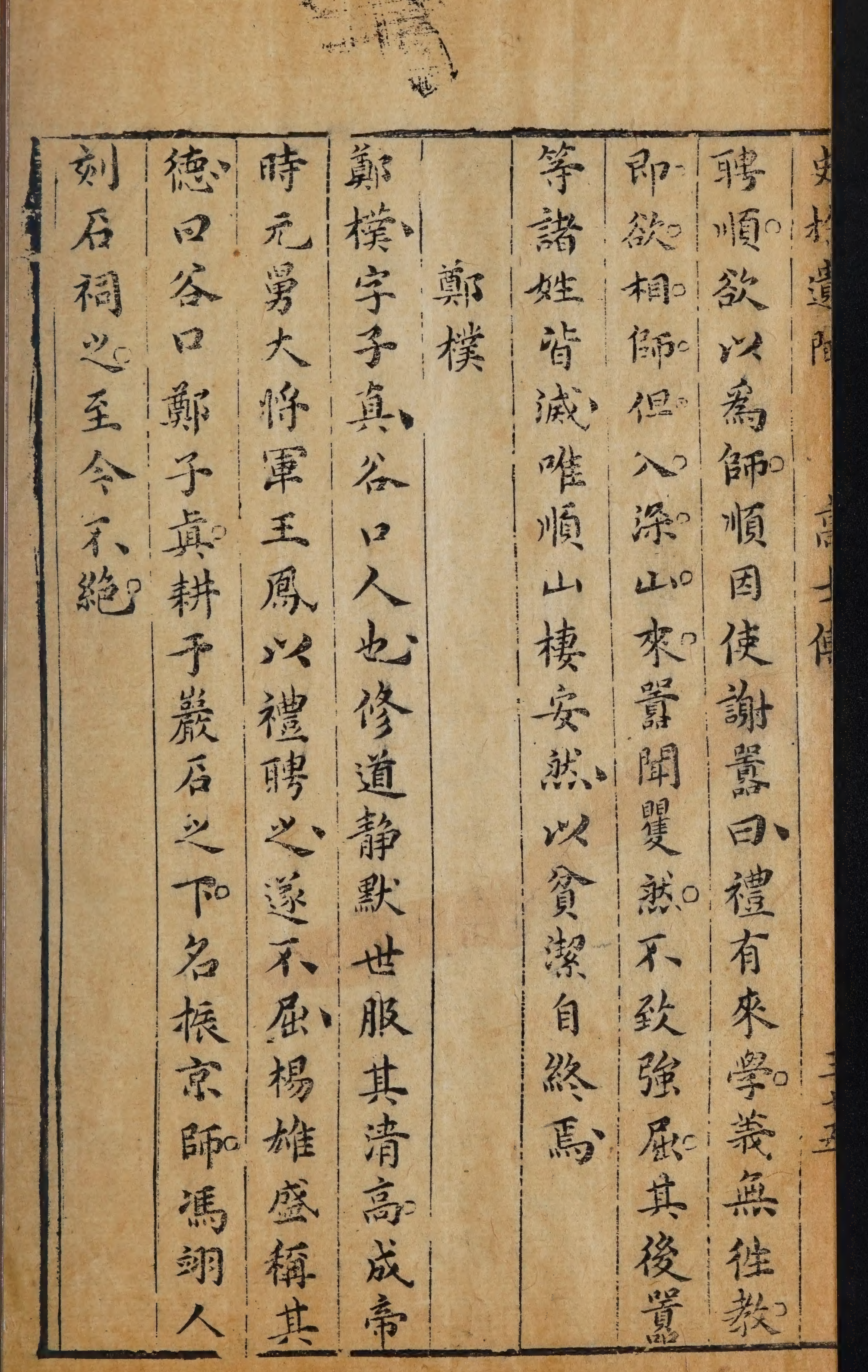
彭城老父

彭城老父者楚之隱人也見漢室衰乃自隱脩道不治名利至年九十餘王莽時徵故光祿大夫龔勝欲爲太子師友祭酒恥事二姓莽迫之勝遂不食而死莽使者及郡守以下會歛者數百人老父痛勝以名

致禍乃獨入哭誄甚悲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先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哭畢而趨出衆莫知其誰也

韓順

韓順字子良天水成紀人也以經行清白辟州宰不詣王莽末隱於南山地皇四年漢起兵於南陽順同縣隗囂等起兵自稱上將軍西州大震唯順脩道山居執操不回囂以道術深遠使人賫璧帛卑辭厚禮



聘順欲以爲師順因使謝囂曰禮有來學義無往教即欲相師但入深山來囂聞矍然不敢強屈其後囂等諸姓皆滅唯順山棲安然以貧潔自終焉

鄭樸

鄭樸字子眞谷口人也修道靜默世服其清高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之遂不屈楊雄盛稱其德曰谷口鄭子眞耕于巖石之下名振京師馮翊人刻石祠之至今不絕

吴弘基曰。人品高下。楊雄悉之。而劇秦美新。獨不一念已行乎。

李弘

李弘字仲元。蜀人也。居成都里中。化之。班白不負擔。男女不錯行。弘嘗被召為縣令。鄉人共送之。元無心就行。因共醉飲。月餘不去。刺史使人喻之。仲元遂遊奔不之官。惟楊雄重之。曰不夷不惠。居於可否之間。

向長

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也。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

餘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莽固辭乃止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嫁娶既畢敕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

按貧士傳贊曰向子委順榛莽屏居食淡每匱受鬻乏餘潛玩微象暢乎玄知緣海攜友名嶽偕歸

閱貢

閔貢字仲叔太原人也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
以弗及也黨見仲叔食無菜遺以生蒜仲叔曰我欲
省煩耳今更作煩邪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
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以仲
叔為不足問耶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
出投檄而去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
不能得肉日買豬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其令聞敕
吏常給焉仲叔怪問知之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

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

按貧士傳贊曰清矣仲叔秉節輿椎友饋勿嘗公聘再辭譜顛在旅解食莫需潔躬從沛卒老於斯

王霸

王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也少立清節及王莽簒位棄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司徒侯霸讓位於霸故梁令閻陽毀之曰太原俗黨儒仲

頗有其風、遂上以病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戶。連徵不至。以壽終、

嚴光

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同光武遊學、及帝卽位、光乃變易姓名、隱遁不見、帝思其賢、乃物色求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光也、乃遣安車玄纁聘之、三反而後至、司徒霸與光素舊、欲屈光到霸所、語言、遣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

光不起於牀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爲三公寧小差否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也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光曰買菜乎求益也霸封奏其書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臥所撫其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

乃張目而言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輿嘆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臥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

牛牢

牛牢字君直世祖爲布衣時與牢交遊嘗夜共講説讖言云劉秀當爲天子世祖曰安知非我萬一果然

各言爾志。牢獨默然。世祖問之。牢曰。丈夫立義。不與帝友。衆大笑。及世祖即位。徵牢。稱疾不至。詔曰。朕幼交牛君。眞淸高士也。恒有疾。州郡之官。常先到家致意焉。刺史郡守是以每輒奉詔就家存問。牢恒披髮稱疾。不答詔命。

東海隱者

東海隱者。不知何許人也。漢故司直王良之友。建武中。良以淸節徵。聞歷位至二年。復還。道友不肯見而

讓之曰不有忠信奇謀而取大位自知無德曷為致此而復還去何往來肩肩不憚煩也遂距良終身不納論者高之

梁鴻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遭亂世受業太學博覽不為章句學畢乃牧豕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他舍鴻乃尋訪燒者問其所去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為少鴻又以身居作執勤不懈鄰家耆老見鴻非恒

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
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
鴻竝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醜擇對不嫁。父母問
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及嫁始
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下請。鴻曰。吾欲裘
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
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
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

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孟光居有頃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為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肅宗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耀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閒有頃又去適吳居皐伯通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乃方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於嬴博之閒不歸鄉里慎勿令

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為求葬地於吳要離冢傍。

按貧士傳贊曰。伯鸞清白。幼遭屯極。惟皇作合。致美令德。力耕隱山。為舂吳國。良秀儁心。烈士並感。

高恢

高恢字伯達。京兆人也。少治老子經。恬虛不營世務。與梁鴻善。隱於華陰山中。及鴻東遊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

二人遂不復相見。峽亦高抗匿耀，終身不仕焉。

臺佟

臺佟字孝威，魏郡鄴人也。不仕，隱武安山中，峰鑿穴而居。采藥自業。建初中，州辟不就。魏郡刺史執棗栗為贄見佟，佟語良久。刺史曰：孝威居身如此，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正性，存神養和，不屏營於世事，以勞其精。除可欲之志，恬淡自得，不苦也。如明使君綏撫牧養，夕惕匪感，反不苦耶。遂去隱逸，終身不見。

韓康

韓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也常遊名山采藥賣於長
安市中口不二價者三十餘年時有女子買藥於康
怒康守價乃曰公是韓伯休邪乃不二價乎康歎曰
我欲避名今區區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為遂遯入
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時乃備玄纁安
車以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佯許諾辭安
車自乘柴車冒晨先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

奪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為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中路逃遁以壽終

丘訢

丘訢字季春扶風人也少有大材自謂無伍傲世不與俗人為羣郡守始召見曰明府欲臣訢耶友訢耶師訢耶明府所以尊寵人者極於功曹所以榮祿人

者已於孝慶一極一已皆訴所不用也郡守異之遂不敢屈

矯慎

矯慎字仲彥扶風茂陵人也少慕松喬導引之術隱遯山谷與南郡太守馬融并州刺史蘇章鄉里並時然二人純遠不及慎也汝南吳蒼甚重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曰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遯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為政至如登山絕迹神不著其證人

不覩其驗吾從先生欲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之君方今盛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爲箕山夷齊悔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亦非狡兔燕雀所敢謀也慎不答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慎於燉煌者故前世異之或云神仙焉慎同郡馬瑤隱於汧山以兔罝爲事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焉

任棠

任棠字季卿少有奇節以春秋教授隱身不仕龐參爲漢陽太守到先謁家候馬棠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爲倨傲參思其爲意良久曰棠置一盂水者欲諭太守清也拔一本薤者欲諭太守擊強宗也抱孫兒當戶者欲諭太守開門卹幼也終參去不言詔徵不至及卒鄉人圖畫其形至今稱任徵君也

王世貞曰恂之高不在妻融一節世以知人誦之俗

贄恂

贄恂字季直伯陵之十二世孫也明禮易遂治五經博通百家之言又善屬文詞論清美渭濱弟子扶風馬融沛國桓驎等自遠方至者十餘人既通古今而性復温敏不恥下問故學者宗之莫慕其先人之高遂隱於南山之陰初馬融如恂受業恂愛其才因以女妻之融後果為大儒文冠當世以是服恂之知人永和中常博求名儒公卿薦恂行侔顏閔學擬仲舒

文參長卿才同賈誼實瑚璉器也宜在宗廟爲國碩輔由是公車徵不詣大將軍竇武舉賢良不就清名顯于世以壽終三輔稱㢤

法眞

法眞字高卿扶風郿人也學無常家愽通內外圖典關西號爲大儒弟子自遠而負笈嘗數百人眞性恬靜寡欲不涉人閒事太守請見之眞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爲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

以功曹相辟光賛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𢥞然不敢復言凡辟公府賢良皆不就同郡田羽薦真曰處士法真體兼四業學窮典奧幽居恬怕樂以忘憂將蹈老氏之高蹤不為玄纁屈也臣願聖明就加袞職必能唱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矣會順帝西巡羽又薦之帝虛心欲致前後四徵真曰吾既不能遯形遠世豈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絕

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刊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以壽終

漢濱老父

漢濱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

也老父笑而不荅温下道百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也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遊無忌吾為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温大慚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徐穉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少以經行高于南州桓

帝時汝南陳蕃為豫章太守因推薦稱於朝廷由是五舉孝廉賢良皆不就連辟公府不詣未嘗答命公薨輒身自赴弔太守黄瓊亦嘗辟稱至瓊薨歸葬江夏稱既聞即負笈徒步豫章三千餘里至江夏瓊墓前致酹而哭之後公車三徵不就以壽終

夏馥

夏馥字子治陳留圉人也少為諸生質直不苟動必依道同縣高儉及蔡氏凡二家豪富郡人畏事之唯

馥閉門不與高蔡通桓帝即位災異數發詔百司舉
直言之士各一人太尉趙戒舉馥不詣遂隱身久之
靈帝即位中常侍曹節等專朝禁錮善士謂之黨人
馥雖不交時官然聲名為節等所憚遂與汝南范滂
山陽張儉等數百人並為節所誣悉在黨中詔下郡
縣各捕以為黨魁馥乃頓足而嘆曰孽自己作空汙
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為乃自翦鬚變服
易形入林慮山中為冶工客作形貌毀悴積傭三年

動無知者後詔委放儉等皆出馥獨嘆曰已為人所棄不宜復齒鄉里矣留賃作不歸家人求不知處其後人有識其聲者以告同郡止鄉太守濮陽潛使人以車迎馥馥自匿不肯潛車三返乃得馥

郭太

郭太字林宗太原人也少事父母以孝聞身長八尺餘家貧郡縣欲以為吏歎曰丈夫何能執鞭斗筲哉乃辭母與同縣宗仲至京師從屈伯彥學春秋博洽

無不通又審於人物由是名著于陳梁之間步行遇雨巾一角墊衆人慕之皆故折巾角士爭往從之載榮盈車凡太知之于無名之中六十餘人皆言後驗以母喪歸徐穉來弔以生芻一束頓太廬前而去太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不堪此喻耳凡司徒辟大常趙典舉有道皆不就以建寧二年卒于家

校貧士傳贊曰懿哉林宗胥吏豈羈遐追聖學言

遺王讖緯習典學獲麟授玉斧喪歸處藏器栖遲

申屠蟠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少有名節同縣緱氏女玉為父報讎外黃令梁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為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為讞得減死論鄉人稱之蟠父母卒哀毀思慕不飲酒食肉十餘年遂隱居學治京氏易

嚴氏春秋、小戴禮三業先通、因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學無常師、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病、因以身託蟠、蟠即步負其喪至濟陰、遇司隸從事于河鞏之間、從事義之、為符傳護送、蟠〻不肯、投傳于地而去、事畢還家、前後凡蒲車特徵、皆不就、年七十四以壽終、

袁閎

袁閎字夏甫、汝南人也、築室于庭中、閉門不見客、旦

暮於室中向母禮拜繼子往亦不得見也子亦向户拜而去首不著巾身無單衣足著木屐母死不列服位公車兩徵不詣范滂美而稱之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可謂至賢矣

姜肱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家世名族兄弟三人皆孝行著聞肱年最長與二弟仲海季江同被卧甚相親友及長各娶兄弟相愛不能相離肱習學五經兼

明星偉弟子自遠方至者三千餘人。敬重于時。凡一舉孝廉。十辟公府。九舉有道。至孝賢良。公車三徵。皆不就。仲季亦不應徵辟。建寧二年、靈帝詔徵為犍爲太守。肱得詔、乃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籍聲價。盛明之世。尚不委質。況今政在私門哉。乃隱身遯命。乘船浮海。使者追之不及。再以玄纁聘不就。即拜太中大夫。又逃不受詔。名振于天下。年七十七、卒于家

管寧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靈帝末以中國方亂乃
與其友邴原涉海依遼東太守公孫度虛館禮之其
後中國少安人多南歸唯寧不還黃初中華歆薦寧
寧知公孫淵必亂乃因徵辭還以為太中大夫固辭
不就寧凡徵命十至輿服四賜常坐一木榻上積五
十五年未嘗箕踞榻上當膝皆穿常着布裙貉裘唯
祠先人乃著舊有單衣加首絮巾遼東郡國圖形於
府殿號為賢者

鄭玄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漢尚書玄少好學長八尺餘須眉美秀姿容甚偉習孝經論語兼通京氏公羊春秋三正曆九章算術周官禮記左氏春秋大將軍何進辟玄州郡迫脅不得已而詣進設几杖之禮以待玄玄以幅巾見進一宿而逃去公府前後十餘辟並不就

任安

任安字定祖少好學隱山不營名利時人稱安曰任孔子連辟不就建安中讀史記魯連傳歎曰性以潔白為治情以得志為樂性治情得體道而不憂彼棄我取與時而無爭遂終身不仕時人號為任徵君云

龐公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

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

姜岐

姜岐字子平漢陽上邽人也少失父獨以母兄居治書易春秋恬居守道名重西州延熹中沛國橋玄爲漢陽太守召岐欲以爲功曹岐稱病不就玄怒敕督郵尹益收岐若不起者趣嫁其母而後殺岐益爭之玄怒益撾之益得杖且諫曰岐少修孝義栖遲衡廬鄉里歸仁名宣州里寔無罪狀益敢以死守之玄怒乃止岐於是高名遍廣其母死喪禮畢盡讓平水田與兄岑遂隱居以畜蜂豕爲事教授者滿于天下營

崇者三百餘人辟州從事不詣民從而居之者數千家後舉賢良公府辟以為茂才為蒲坂令皆不就以壽終于家

荀靖

荀靖字叔慈潁川人也少有雋才以孝著名兄弟八人號曰八龍闔門悌睦隱身脩學動止合禮弟爽字慈明亦以才顯於當時或問汝南許章曰爽與靖孰賢章曰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内潤太尉辟不就及

卒學士惜之誄靖者二十六人潁陰令丘禎追號請曰玄行先生潁川太守王懷亦謚曰昭定先生

胡昭

胡昭字孔明潁川人也始避地冀州不應袁紹之命武帝亦辟昭昭自陳本志帝曰人各有志出處不同勉卒高尚義不相屈昭乃隱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至嘉平初年八十九卒于家

焦先

焦先字孝然世莫知其所出也或言生漢末及魏受禪嘗結草為廬於河之湄獨止其中冬夏袒不著衣卧不設席又無蓐以身親土其體垢汙皆如泥滓不行人間或數日一食行不蹊邪徑目不與女子逆視口未嘗言雖有驚急不與人語後野火燒其廬先因露寢遭冬雪大至先袒卧不移人以為死就視如故後百餘歲卒



